

流金岁月

沈威

我与邢福义先生



1984年，邢福义（右）和父亲邢诒河（中）、哥哥邢福仁在乐乐老家。

资料图

近日，《邢福义文集》出版座谈会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，这是学术界一大盛事。早在座谈会召开前，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的副所长匡鹏飞教授已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发表了《气势恢宏的汉语语言学巨幅画卷》一文，该文全面介绍了《邢福义文集》的详细情况，影响广泛。2022年7月10日举行的《邢福义文集》出版座谈会上，众多专家、学者从邢先生的学术思想、学术贡献、学术情操、学术方法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精彩的论述。无论是座谈会前匡鹏飞教授对《文集》的推介，还是座谈会上专家、学者们热情洋溢的发言都十分精彩。老实讲，我是没有资格来写《邢福义文集》出版感想的。相对于优秀的师兄师姐们，我没有做出什么成绩，非常惭愧！对不住先生！作为与邢先生接触较多的学生之一，我就简单谈谈和邢先生的师生缘。

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“为人第一、为学第二”，他是这样说的，更是这样做的，先生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。

我本科阶段（1999年—2003年）和硕士阶段（2004年—2007年）都是计算机专业，于2007年跨专业跟随邢先生攻读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学位。按理说，我是计算机专业考过来的学生，邢先生有计算机相关的事情应该会让我来做。可是，邢先生每次讲座的PPT、照片的处理、视频的剪辑都是他亲手制作，从不让我代劳。遇到不会的地方，他总是认真地向我请教。邢先生常常对我说，在语言学上他是我的老师，在计算机上我是他的老师。有时我帮助先生检索了一些资料，或者修改了一下图形等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先生在文章或书的末尾也会专门进行说明，先生的高风亮节可见一斑。

先生把每一个学生都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关心、爱护。这里我举一个小例子：在我攻读博士的时候，由于当时条件有限，微机室里没有安装空调。暑假期间尤其到了三伏天更是热上加热，我的座位正对着微机室的大门，邢先生经过微机室时，常看到我热得汗流浹背。有一天邢先生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晚饭后陪他去群光广场买点东西。我准时和邢先生在群光广场碰头。邢先生说你帮我挑个电风扇，最好风力大又不占地方的，样子就按你的审美眼光来选。和先生选好电风扇，先生付完款后让我帮他拿着电风扇，我们边走边聊，回到学校，临别时，先生对我说：

“夏天的微机室太热，这个电扇就是给你买的，我担心我先说了你不去，才骗你陪我去买的。”我的心中除了感动还是感动。

吾师爱吾，吾更爱吾师！祝先生健康长寿！

（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）

读史侧翼

王凯

雪莱：诗坛上的普罗米修斯

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珀西·比希·雪莱离开这个世界整整200年了，但他优美隽永、叩动心灵的诗句却永远留在后人心中，一句“冬天已经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流传至今。

1822年7月8日，一场海上风暴夺去了雪莱年仅30岁的生命，马克思深为雪莱的早逝惋惜，称赞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；恩格斯则称他为“天才的预言家”。雪莱一生虽然短暂，却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富才华的抒情诗人之一，被誉为“诗人中的诗人”，与拜伦并称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“双子星座”。

雪莱出生在英国苏赛克斯郡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，祖父是男爵，父亲属于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，当过国会议员。雪莱自幼聪颖，8岁时便能诗会文，少年时代曾在贵族子弟学校伊顿公学就读。在当时的学校，教师虐待学生的现象十分普遍，雪莱总是以反抗者的身份出现。这种反抗、叛逆的性格伴随了他的一生，凡是读过雪莱诗歌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。

雪莱的诗才仿佛是与生俱来的，十几岁时便与朋友合写了长诗《流浪的犹太人》，自己独立完成了传奇故事《柴斯特罗齐》和《圣安尔温》，还与妹妹合著了一部诗集。1810年，雪莱进入牛津大学学习。他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浓厚兴趣，尤其推崇英国著名思想家威廉·葛德文的《政治正义论》一书，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，他反对压迫奴役，反对宗教迷信，主张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革社会。雪莱酷爱读书，据说在牛津求学期间只去上了一次课，其余时间都是独立阅读、研究和思考。

雪莱在牛津的日子只是匆匆一瞥。1811年初，他撰写了哲学论文《无神论的必然性》，用逻辑



雪莱画像。

资料图

推理论证上帝不存在，宣传无神论思想。这年2月，《无神论的必然性》在牛津的书店出现，被一位传教士发现，立即逼着书店老板销毁。一位老师收到雪莱的赠书，也急忙赶到学校质询。3月，雪莱被牛津开除，结束了不到一年的大学生活。

离开学校后，雪莱又遭到父亲的诘难，父亲让他认错，雪莱断然拒绝。见弃于学校，又开罪了父亲，雪莱只好离家独居，其间他与妹妹的好友哈丽叶相爱，随即结婚。1812年初，雪莱与哈丽叶赴都柏林，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，此间发表了《告爱尔兰人民书》和《人权宣言》，提倡民族独立和宗教解放，抨击暴政，鼓吹革命。

1814年6月，雪莱拜访了他的偶像、《政治正义论》作者葛德文，并与其女儿玛丽陷入了爱河。玛丽也是一位著名作家，1818年，她创作了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《弗兰肯斯坦》，被誉为“科幻小说之母”。200多年来，“弗兰肯斯坦”早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符号，代表了异化、怪物行为或危险科学。

雪莱的批判态度和叛逆精神引起了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忌恨，英国当局利用其婚姻事件大做文章，对雪莱诽谤中伤，致使诗人不得不愤然离开祖国，旅居意大利。在意大利期间，雪莱关心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与生活，同情支持西班牙、意大利和希腊人民的解放运动，并与诗人拜伦结为莫逆之交。

此间雪莱创作热情非常高涨，创作了《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》《西风颂》《致云雀》《云》《自由颂》《阿多尼》《钦契》《希腊》等大批作品，其中以诗剧《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》最为重要。作品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故事和希腊戏剧家创作的悲剧，描述了普罗米修斯为拯救人类，从天上盗来智慧之火，将科学文化和生产技艺教给人类。这部披着浪漫主义神话外衣的诗剧，实际上植根于19世纪初期英国现实社会，是现实的社会斗争和诗人政治理想的曲折反映。作品真实揭露了统治阶级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，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，表达了诗人建立美好社会的崇高理想。

雪莱所处的时代，早期的工人运动正在兴起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，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没有诞生。雪莱在他短促的一生中，反对暴政、宗教和迷信，同情和支持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，向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世界。今天看来，雪莱是时代的先知，是诗坛上的普罗米修斯，他通过诗歌创作，向被压迫的人民和被奴役的民族传播了革命的火种。

写食主义

刘砾华

本草绿豆

暑热天里，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会备有绿豆，一把小小的绿豆，就是人们的“第一解暑神器”，其实绿豆不只是解暑，还解百毒呢，李时珍称它“济世之谷”。试想，从炎炎烈

日下赶往家时，桌上摆着一碗绿豆汤，你一碗喝下去，那有多痛快解热！当你贪嘴多吃了两颗荔枝上火了，来一碗绿豆粥，那热毒就压下去了。

可在家乡农人的心里，绿豆是不问收成的，它只是填闲作物，是禾谷的前茬，换句话说，那些肥沃的土壤，是留给大豆花生的，这绿豆占不着，绿豆只能播撒在田间地头，甚至荒地。好在绿豆从不挑地方，搁哪，都能生根发芽。

母亲每年都会点绿豆，一般在四五月间，无需费劲，她随便找根柴禾棒，戳出一个个拇指深的小坑来，每个小坑里点上三五颗，再将戳出的那团泥土覆盖住，施点火土灰，绿豆就能成活，且长势很好，但不宜多施肥，因肥过多，反倒只顾长豆苗，那豆荚就结得少了。母亲总是将绿豆与早收的庄稼套种，当别的作物收割后，枝杈四散的绿豆，正好是黄花簇簇、翠荚抽条之时，那时光照一充足，豆荚就结得壮实饱满。

绿豆从一朵豆花，到一根豆荚爆开，要个把月的时间，它要吸足天地的精气，养精蓄锐，将自己所有的精华，浓缩在一粒粒满地打滚的小豆粒里。因为一身青绿，细小，所以又叫青小豆。



绿豆汤。

资料图

绿豆的绿，是采大地之绿，采草木之绿。绿豆的品种不同，其绿也有色差，点豆有早晚，其豆也分摘拔。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，其粒粗而色鲜者为官绿；皮薄而粉多、粒小而色深者为油绿；皮厚而粉少早种者，为摘绿，可频摘；迟种则为拔绿，一拔而已。

正是这层包裹豆肉的绿衣，绿豆才有解暑之功效。所以，酷暑炎热天，人们能安然度过，绿豆功不可没。

绿豆皮寒肉平，其皮，解暑；其肉，解毒。它可做豆瓣豆腐饭豆糕豆粉豆面豆酒……记得儿时，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，天天惦记着那些绿豆荚，看到刚抽出条来的小豆荚，像极了一根根绿色的小蜡笔，娇嫩得我们的指甲盖随便一碰，就可划伤它们。我们等着，等着，等到一根根豆荚肚腹刚刚鼓胀，就急不可待地摘一些回家，扔进煮过饭后滚烫的灶灰里，煨它一箸，用火钳一根一根地扒出来，放在筛子上，舀勺井水一冲，开始尝鲜，咬住豆荚一端，往另一端撕去，捏住豆荚的手指一挤，一排碧绿的豆粒，就稳稳当当落到了嘴里，一咀嚼，嫩嫩的，粉粉的，香香的，这个鲜豆的香，是带着豆荚上水分的清香。这么一香，充盈着我们的记忆，就是一辈子。